

给不给名分,我不介意

■时间:1月9日
■主持人:伊人
■倾诉者:葛墨梅,女,38岁,护士

我安于当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。对于我现在的的生活,也许别人会觉得不正常,但我自己无所谓。

特殊的28床

我从护校分配到本市一家大医院,有人开玩笑说,护士很容易找到对象,要么是体面的医生,要么是病人。生病的人最脆弱,护士一个温柔的浅笑,便给他们投下最深的感动。

我在医院整整五年,却没有与任何一位医生成为恋人。那些失落的求爱者们以及热心的媒人们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劝说:“我们倒要看看,梅梅最后要嫁怎样的乘龙快婿。”

我的缘分不属于医生,却来自一个病人。我在外科病房,有天28床住进来一个要做胆囊切除术的病人。他说话是南方口音,送他来的看人看样子都不是他的家属。手术定在第二天,先进行例行检查,他仍然可以自由活动。大约晚上八点半,他被人送回来,疼得蜷成一团,是胆囊炎发作的症状。值班医生对他进行了处理,他躺在床上呻吟,我说:“明天就要手术了,你还去吃油腻的东西,当然要发作。”他说:“哎哟,护士小姐,我前两天是疼怕了,今晚我吃什么菜都事先在一杯白开水里涮涮。”我说:

“你要是把扣肉在开水里涮了吃,一点没用。”他说:“哎哟,你怎么知道我吃了扣肉啊。”我忍不住笑了,回到护士站,看了看这个28床的资料,他叫孔维进,32岁。

胆囊切除对于外科医生来说是个小手术,28床是到南京来谈业务,突然发作,这才就地送到医院来开刀。他没有亲属,生意伙伴能把他送到医院来也算仁至义尽了,所以探视他的人少,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没法买。那时医院还不像今天这样普遍使用护工,我平时也很敬业,这次遇到这么个特殊的病人,更动了恻隐之心,凡他需要用的东西,我都替他去买来了。

一个星期以后,他出院了。我应他的要求,提前帮他订了回家的机票,然后说:“28床,这里是出院带的药,还有出院小结,你自己收好。”他盯着我的胸牌,笑嘻嘻地说:“我说葛小姐啊,我马上要‘出狱’了,不是你的‘犯人’了,请不要再喊我的代号了。”

一个月后,28床,也就是孔维进又来到南京,他的伤口恢复得很好,却跑医院很勤快,白天来,晚上也来。他不是来复诊,而是来追求我。当他西装革履手捧鲜花地跑到我们病区时,大家都故意跟他开玩笑:“孔老板,又来探视梅梅啦,病房里不能摆鲜花,就放医生办公室吧。”

荒唐的提议

孔维进做外贸生意,生意做得很大。他送给我的第一件

礼物竟然是一辆汽车,虽然是经济型的,但我那时连驾照都没有。他到我家去,我母亲随口抱怨现在住的地方是一楼,单元防盗门是老式的,邻居们进进出出关门声音都很响,她神经衰弱,被吵醒后就绝对没法再次入睡。孔维进说:“我回去之前一定替你解决。”我和母亲都以为他顶多会把单元防盗门给换了,谁知过了两天,他竟然开车带我们去看了一处新房,装修好的。

短短三个月内,送了一车一房,全写我的名字,这样的经济实力着实让我和母亲咋舌,也令同事与朋友们吃惊并艳羡。孔维进认为我工作太辛苦,叫我不干了。但我喜欢这个职业。

这样多金且多情的男友,我自然没什么可说的,既为缘分不请自来感到庆幸,又稍微感到一丝不安。果然,情节的曲折在这里等着我呢:孔维进和我有很多机会独处,他很喜欢拥抱并亲吻我,有时还会抚摸我。我忐忑着要不要将自己完全交给他,毕竟在医院里工作,多少有些洁癖,而且不想惹来未婚先孕的麻烦。不过孔维进总是在解纽扣的最后一秒钟停手,我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有毛病了。

临回广州,他把我叫到他住的宾馆,向我和盘托出他的实情:他已婚,已有一子。见我惊恐地睁大了眼睛,他说他确实喜欢我,可以照顾我一辈子,但他也并不打算离婚。他承诺与我共度一生,当然我只拥有他的一部分。他说他的妻

子绝不会干预。

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荒唐的提议,断然拒绝。

整整一个月我没有接他的电话,但我发现自己真的很想念他,想念他稳重气派的模样、彬彬有礼的谈吐。在与他相处的这段时间里,我第一次忘记了发工资的日期,因为我已经用不着工资了。再看看周围的小姐妹们,冬天顶着寒风骑电动车来上班,等摘掉帽子、口罩、围巾、护膝之后,整个人都会缩小一圈,而我则坐在暖气十足的汽车里悠然地等着进入医院的车库。

终于我接了他的电话,他说,即使我不愿意,我也可以留下房子与车子,算是对我们“友谊”的纪念。我忽然下了决心,说:“你什么时候再来南京啊?”

他第二天就来了,我对他说,我愿意接受他的提议,但条件是他必须在南京与我“结婚”,不是法律意义上的,而是仪式,从结婚照到喜酒,一样都不能少。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他对我没有隐瞒,没有欺骗,但我必须对我的生活圈隐瞒和欺骗。

就这样过着吧

我风风光光地“出嫁”了,只有母亲知道我的秘密。不久我怀孕了,当然就在我们医院建卡。他就像任何在外地做生意的丈夫和准爸爸一样,虽然平时不在家,但偶尔也会陪我产检。预产期到了,他及时赶到南京,陪我入院待产。病房楼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是葛墨梅好运气嫁到的又体贴

又温柔的金龟婿。

我生了个女儿,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女孩。他为女儿买了高额的教育、健康保险,还抽空去看新房子,要为女儿营造最好的成长环境。

朋友们都不知内情,常常议论我的生活,说我真是好命,唯一遗憾的就是丈夫不常在身边,但随即又善解人意地说:“不如此,你和女儿怎么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啊?”我不敢计算他一年之中有多少天在南京度过,这个数字一定少得可怜。不过每逢我的生日、女儿的生日还有所谓的“结婚纪念日”,他都会现身,送上昂贵的礼物,我可以光彩地向同事炫耀,证明我确有一个“丈夫”。

他对女儿非常宠爱,我女儿从未察觉出自己的家庭有什么异样,她的父亲就像所有事业成功的父亲一样很少回家,但给她的关爱丝毫不少。

我母亲有时背着女儿暗暗垂泪,她惋惜我大好的年华却独守空房。我承认有时候我感到非常寂寞。有一次,与当年追求过我的医生一起值班时,我们的对话也简直有点像调情了。他约我吃过饭,也一起去打过球,但我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。那位医生也有家室,我们都在患得患失地权衡。还有一次,一个已经康复的病人也来找过我。住院期间,他听说我的丈夫长年不在家,他是单身,大概希望与我发展。不过后来,他听人说我“丈夫”有钱的程度,忽然也就冷淡下来,只偶尔问候一下。

女儿小学毕业时,我发现,除了元配,除了我,孔维进还有别的女人。我不是他的第一个情人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但他从不让我过问这些事情,我想我也没有资格问,因为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,叫人无可挑剔。孔维进用他的金钱把一切都摆平了。孔维进说他准备在女儿念到高二时送她去英国,如果我愿意,我也可以跟过去,他可以替我开一个小店。

我有点犹豫。我现在是护士长了,在医院里,我是那么被人需要与重视。回到家中,我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妻子,还要一直刻意对孩子隐瞒自己与孩子她爸的真实关系。

尽管我的皮夹中、家中到处放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,但世上真的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有一次,我批评一个操作不规范的护士,还扣了她的奖金,她非常生气。第二天,我听到她在背后说:“都不知道是‘几奶’了呢,还那么得意!”听到她们如此不堪地议论我,我却并没有冲进去与她理论。人家说的是实情啊。

不过我也无所谓,再过两年,我就去英国了。

(文中姓名皆为化名)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又无从诉说,我们将聆听你的倾诉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论坛:www.js.cn论坛·标签·爱情

南海大劫案

深巷逼停运款车,持刀拿棍砸车打人,作案过程5分钟左右

工厂门外,6匪劫走270万工资

9日,广东佛山南海爆发一起劫案:在南海区罗村上柏工业开发区,距离新新鞋材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新新鞋厂)后门100米处的水泥路上,该厂老板、老板娘和一名女财务人员乘坐的丰田轿车遭两辆车前后夹击,随即6名持械蒙面匪徒砸车打人,劫走该厂刚从银行取回的270万元工资款,司机和老板娘受伤。

工人怀疑劫匪与鞋厂的“内鬼”合谋,有计划地实施了这起劫案,当地警方目前正在全力侦查中。



运款车被前后夹击,劫匪砸破车窗抢走270万现金。杨志成 制图

两匪车前后夹击运款车

9日下午记者来到事发地点:通往上柏工业开发区新新鞋厂后门的一条水泥道,距离鞋厂后门约100米。小路已经被警方封锁,

20多名警员正在调查,运款的丰田轿车已被拖离现场,地面只剩下一堆玻璃碴。

据了解,事发于9日下午1时30分,当时丰田轿车的司机身受刀伤冲入一店铺报警,大喊:“我们被抢劫

了!”记者在现场听到了几个抢劫事发经过的版本,梳理当时的情况大致如下:

新新鞋厂快要发工资了,9日下午1时30分,鞋厂老板娘的丰田皇冠轿车开到工厂后门的巷口,车上除了司机外还坐着老板、老板娘和一名女性财务人员。眼看还有100多米就要进入工厂区域了,突然,前方一辆白色面包车直朝着丰田轿车驶来,丰田轿车被迫停下,紧接着,后面又出现一辆面包车,丰田轿车被前后两车堵在中间。

刀架脖子大喊“拿钱来”

据自称在远处目击了事发经过的市民称,当时前后两车内冲出6名蒙面男子,其中两人手拿利斧、两人手持砍刀、两人拿着木棍。拿斧头的两男子对着丰田轿车的轮胎一阵乱劈,将轮胎砍破,拿木棍的男子则对着车窗玻璃猛击,车窗玻璃被敲碎,另两名男子拿着砍刀架在了车内人员的脖子上。

一名鞋厂女工说,她曾听到轮胎爆胎时发出的巨大响声,她和工友住的地方可以看到现场。“我们看到6名歹徒对着汽车乱打乱砸,鞋厂的车有两个轮胎被砍破,车窗、车门也被砸坏,碎玻璃散了一地。”还有人自称听到了歹徒对着车里的人叫嚣:“把钱拿出来,不给就砍死你!”

巨款被劫走老板娘受伤

有目击者称,行凶男子

在砸碎轿车玻璃后,打开车门,将车内的人拉了出来劈头就打。

“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铁皮箱子被歹徒抢走搬上了车。”目击者说,抢劫的过程在5分钟左右,车上4人的手机、钱包等物也被抢走。附近许多居民及保安在听到车内人的惊呼后赶到现场时,歹徒已经逃之夭夭。

据介绍,警方在20分钟后赶到现场,司机被砍了两刀,老板娘头部被碎玻璃划伤,流了很多血。据称,他们在得知对方来者不善后,曾打过电话给工厂保安,但等到工厂保安赶到时劫匪已消失无踪。有工人透露,参与抢劫的并不止这两辆面包车,另外还有一辆面包车在路口放风。

对于被劫走的巨款数目,工人称是270多万元。

鞋厂工资现金发放留隐患

9日晚记者来到新新鞋厂,该厂的主要负责人都不在厂里,有工人表示老板不愿接受采访。有新新鞋厂的员工告诉记者,新新鞋厂在这里已经10多年了,目前该厂有员工1000多名,平均每人的工资1700元左右。“厂里一直都是用现金发工资的。”一名工人说,工厂发工资一般都在每月11日至13日。

“他们以前也是直接从银行取现金发工资的,但是一直没有出过问题。”工人说。



事发鞋厂有1000多名员工

[案情分析] 计划周密疑有内鬼

据了解,事发地点在通往新新鞋厂后门的小道上,两边都是工厂围墙,只有尽头才有两名保安。虽然事发地点距鞋厂仅100米远,但这里却是附近一带最为偏僻的地方,平时人很少。

据工人称,劫匪显然是有备而来,从手法上看应该是惯犯。“行动很周密,时间、地点都掐算得分毫不差,且动起手来干净利落。”有工人分析说,“鞋厂肯定有人做内应,不然劫匪怎么能将路线、时间都掐算得刚刚好?”

“这么多年来,工人谁都

不知道老板他们什么时候到银行提钱,但劫匪似乎对这一切了如指掌。”有工人说,新新鞋厂的办公楼离后门较近,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办公楼前,而如果从前门进去还需走一小段路,如此巨额的款项肯定会引人注目。所以推测以前老板取款后应该也是从后门进入的。

一名刘姓工人告诉记者,当日下午2时许,他们还在上班,突然工厂发出通知,要求每位员工将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登记上报,交给警方协助调查。

[新闻链接] 东莞一鞋厂曾被抢420万

2005年12月20日凌晨,6名歹徒持枪、持刀闯入东莞厚街德力鞋厂,控制3名保安后,撬开工厂财务室大门,劫走420万元货款和工资款,前后不足10分钟。

案发后,警方在全国范围内布网抓捕,发现有鞋厂内鬼提供资料,两个月内涉案8人

全部落网。此案于2006年6月15日开庭审理,主犯周绪军犯抢劫罪以及非法持有枪支、弹药罪,数罪并罚,被执行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;另3名罪犯被判处无期徒刑,其余罪犯分别被判处15年及以下有期徒刑。

据《新快报》